

新說西遊記

古本小說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新說西遊記

四

〔清〕張書紳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五十四

情亂性從因愛慾

神昏心動遇魔頭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西天一路所歷魔怪之址不一。卽化齋亦是常事。未見行者畫地作圈。令長老安坐其中而不出者。此卷忽然寫此何也。蓋以西天之道非別。卽吾性中之孝道圈子非別。卽生事葬祭之禮也。人必於此三者謹守。勿忝一刻不可出了範圍。方是正道。乃行者等不務出此。以致生死盡違。此兇怪之所由來也。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正是這圈子的妙解。

通天河是寫不忠。此傳正言不孝。所以開手緊接通天龍渡一段。正爲本題領脉。夫孝爲五倫之首。百行之原。而大者莫如生事死葬。寫三藏飢寒。以見生不能事。白骨媿媿。以喻死不能葬。至以竊奪之物爲恭孝。則滅理犯法。有違正道也。遠矣。此背心之所以不能解釋也。蓋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於是天理昭彰。雷掬示戒。不得已而拜求太上。蓋太上者。卽此禮也。必生死以禮。而孝道方纔無愧。則背心自解。圈套亦自脫矣。此兇怪之所以收降也。

心地頻頻掃塵情。細細除。莫教坑塹陷毘盧。木體常清淨。方

論元初性燭須挑剔曹溪任吸呼勿令猿馬氣聲粗晝夜
綿綿息方顯是功夫

這一首詞牌名南柯子

南柯乃夢也隱喻此章爲孟氏而發也

單道着那唐三藏

脫却通天河寒冰之災踏白鼃負登彼岸

忠臣必是孝子顧及通天便得此章之脉

師徒四衆順着大路望西而進

順着大路便不出圈子虛籠禮字

正遇嚴冬之

景

冷淡淒涼是從禮字反面而入

但見那林光漠漠煙中淡山骨稜稜水外清

師徒們正當行處忽然又遇一座大山阻住去道路窄岬高石

多嶺峻人馬難行三藏在馬上兜住韁繩叫聲徒弟那孫行者

引猪八戒沙和尚近前侍立問師父

借用父子以作通章眼目

有何分付三

藏道你看前面山高恐有虎狼妖怪傷人

此怪不傷別人單傷父母

是必仔

細行者道。師父放心莫慮。我等兄弟。第三人心和意合。歸正求直。使出蕩怪降妖之法。怕甚麼虎狼妖獸。三藏聞言。只得放懷前進。到於谷口。促馬登崖。擡頭仔細觀看好山。

嵯峨矗矗。變削巍巍。嵯峨矗矗。冲霄漢。變削巍巍。礙碧空。怪石亂堆如坐虎。蒼松斜掛似飛龍。橫上烏啼嬌韻美。崖前梅放異香濃。澗水潺湲流出冷。巔雲黯淡過來兇。又見那飄飄雪。凜凜風。咆哮餓虎吼山中。寒鴉揀樹無棲處。野鹿尋窩沒定踪。可嘆行人難進步。皺眉愁臉把頭蒙。

餓虎寒鴉無棲沒定點綴殊妙

師徒四衆。冒雪冲寒。戰澌澌。行過那巔峯峻嶺。遠望昆山凹中。樓臺高聳。房舍清幽。

禮儀出於富足。以寫高樓大厦。便得禮字之神。

唐僧馬上欣然

道徒弟呵。這一日又飢又寒。

如此高樓大廈却令父母飢寒此琵琶之所以作也。拈出飢寒先

反首句

生事。幸得那山凹裏有樓臺房舍。斷乎是莊戶人家。

定是孟孫之輩

而莊戶焉能有此

菴觀寺院。且去化些齋飯。喫了再走。行者聞言急睜

睛看。只見那壁廂兇雲隱隱。惡氣紛紛。

僧竊無禮之狀

回首對唐僧道。

師父。那廂不是好處。三藏道。見有樓臺亭宇。如何不是好處。

以貌

取人失之子羽以宅取人恐又失之孟氏

行者笑道。師父阿。你那里知道。西方路上

多有妖怪邪魔。善能點化莊宅。不拘甚麼樓臺房舍。舖閣亭宇。

俱能指化了。哄人。你知道龍生九種。內有一種名蜃。

宋文公厚葬用蜃炭

又蜃善生育。出生字無跡。

蜃氣放光。就如樓閣淺池。若遇大江昏迷。蜃現

此勢。

純弄虛頭

倘有鳥鵲飛騰。定來歇翅。那怕你上萬論千。盡被他

一氣吞之。諸生之而自食之不顧父母之養可知此此意害人

最重。那壁廂氣色兇惡。決不似以斷不可入三藏道。既不可入

我却着實飢了。飢已不可甚至着行者道。師父果飢。且請下馬。

就在這平處坐下。待我別處化些齋來你喫。三藏依言下馬。八

戒採定韉繩。沙僧放下行李。即去解開包裹。取出鉢盂。遞與行

者。行者接在手中。分付沙僧道。賢弟。却不可前進。好生保護師

父。穩坐於此。待我化齋回來。再往西去。沙僧領諾。行者又向三

藏道。師父。這去處少吉多凶。切莫要動身別往。老孫化齋去也。

唐僧道。不必多言。但要你快去快來。我在這里等你。行者轉身

欲行。却又回來。道。師父。我知你沒甚坐性。我與你個安身法兒。

卽取金箍棒。幌了一幌。將那平地下。週圍畫了一道圈子。

此卽環道

緊貼禮字照後金剛

琢以作一篇之主腦請唐僧坐在中間。着八戒沙僧侍立左右。

把馬與行李都放在近身。對唐僧合掌道。老孫畫的這圈。強似

那銅墻鐵壁。憑他甚麼虎豹狼蟲。妖魔鬼怪。俱莫敢近。但只不

許你們走出圈外。只在中間穩坐。保你無虞。

人在禮中物欲。自不能侵。但叮嚀告戒。儼然無違之旨。

若出了圈兒。定遭毒手。千萬千萬。至祝至祝。

依言。師徒俱端然坐下。行者縱起雲頭。尋莊化齋。一直南行。忽

見那古樹參天。乃一村莊舍。按下雲頭。仔細觀看。但只見

雪欺衰柳。冰結方塘。疎疎修竹。搖青鬱鬱。喬松凝翠。幾間茅

屋半粧銀。一座小橋斜砌粉。籬邊微吐水仙花。簷下長垂冰

凍筋颯颯寒風送異香雪漫不見梅開處

行者隨步觀看莊景。只聽得呀的一聲柴扉响處。走出一個老者。手拖藜杖。頭頂羊裘。身穿破衲。足踏蒲鞋。拄着杖。仰面朝天。道。西北風起。明日晴了。說不了。後邊跑出一個哈巴狗兒來。望着行者。汪汪的亂吠。老者却纔轉過頭來。看見行者。捧着鉢盂。打個問訊。道。老施主。我和尚是東土大唐欽差。上西天拜佛求經者。適路過寶方。我師父腹中飢餓。特造尊府募化一齋。老者聞言。點頭頓杖。道。長老。你且休化齋。你走錯路了。事不以禮便非正道故云錯行者道。不錯。老者道。往西天大路。在那直柴下。此間到那里。有千里之遙。此時已出園子之外。而遠禮遠矣還不去找大路而行。行者笑道。

正是直北下。我師父現在大路上端坐。等我化齋哩。那老者道。這和尚胡說了你師父在大路上等你化齋。似這千里之遙。就會走路也。須得六七日走回去。又要六七日却不餓壞他。也不朝同倚門而望。暮不回倚闕而望。七八日不回則無所望矣。行者笑道。不瞞老施主說。我纔然離了師父。還不尚一盞熱茶之時。却就走到此處。如今化了齋。還要趕去作午齋哩。老者見說。心中害怕道。這和尚是鬼。是鬼是個搽臉的李鬼。急抽身往裏就走。行者一把扯住道。施主那里去。有齋快化些兒。老者道。不方便。不方便。別轉一家兒罷。行者道。你這施主。好不會事。你說我離此有千里之遙。若再轉一家。却不又有千里。直是餓殺我師父也。那老者道。實不瞞你說。我家老

小六七口纔淘了三升米下鍋。還未曾煮熟。你且到別處轉轉。再來行者道。古人云。走三家不如坐一家。我貧僧在此等一等。罷。那老者見纏得緊。惱了。舉藜杖就打。行者公然不懼。被他照光頭上打了七八下。只當與他拂癢。那老者道。這是個撞頭的和尚。行者笑道。老官兒。憑你怎麼打。只要記得杖數。明白一杖一升米。照下別人賤之矣更奇慢慢量來。那老者聞言。急丟了藜杖。跑進去把門關了。只嚷有鬼。有鬼。慌得那一家兒戰戰兢兢。把前後門俱關了。行者見他關了門。心中暗想。這老賊纔說淘米下鍋。不知是虛是實。常言道。道化賢良。釋化愚。且等老孫進去看看。好大聖。捻着訣。使個隱身遁法。徑走入廚中看處。果然那鍋裏

氣騰騰的煮了半鍋乾飯。就把鉢盂往裏一捏。滿滿的捏了一鉢盂。竟是竊取以此事親則止。知有食而不知有禮矣。卽駕雲回轉不題。却說唐僧坐在圈子裏。等待多時。不見行者回來。欠身恨望道。這猴子往那里化齋去了。八戒在傍笑道。知他往那里耍子去來。化甚麼齋。却教我們在此坐牢。譬喻更妙三藏道。怎麼謂之坐牢。八戒道。師父。你原來不知。古人劃地爲牢。他將棍子劃個圈兒。強似鐵壁銅牆。假如有虎狼妖獸來時。如何攔得他住。只好白白的送與他喫罷了。三藏道。悟能憑你怎麼處治。八戒道。此間又不藏風。又不避冷。若依老豬。只該順着路。往西且行。師兄化了齋。駕了雲。必然來快。讓他趕來。如有齋喫了再走。如今坐了這一會。老大

脚冷三藏聞此言。就是晦氣星到了。遂依鉢子一齊出了園外。

不以禮矣。故云園外。

八戒牽了馬。沙僧挑了担。那長老順路步行前進。不

一時到了樓閣之所。却原來是坐北向南之家。門外八字粉牆。

有一座倒垂蓮。升斗門樓都是五色粧的。

先插此筆下文之不祭不葬便難爲富貴

人而

那門兒半開半掩。八戒就把馬拴在門枕石鼓上。沙僧歇

了担。子三藏畏風。

其寒可知

坐於門檻之上。八戒道。師父。這所在想

是公侯之宅。相輔之家。前門外無人。想必都在裏面烘火。你們

坐着。讓我進去看看。唐僧道。仔細些。莫要冲撞了人家。鉢子道。

我曉得。自從歸正禪門。這一向也學了些禮數。

經禮三百。禮三千。此禮之數

也。點醒禮字。昏日分明。

不比那村莽之夫也。那鉢子把釘鈿撒在腰裏。整

一整青錦直裰。斯斯文文走入門裏。只見是三間大廳。簾櫳高
控。靜悄悄全無人跡。也無棹椅家伙。轉過屏門往裏。又走。乃是
一座穿堂堂後。有一座大樓。樓上廳格半開。隱隱見一頂黃綾
帳幔。馱子道。想是有人怕冷。還睡哩。他也不分內外。拽步只管
走上樓來。用手掀開看時。把馱子說了一個躡踵。原來那帳裏
象牙牀上。白嫩嫩的一堆骸骨。白骨暴露不葬。可知却於生事
內申入祭葬。輕重更爲得法。
骷髏有巴斗大。腿挺骨有四五尺長。其膚又不止尺寸。那馱子定了性。
止不住腮邊淚落。對骷髏點頭嘆云。你不知是

那代那朝元帥體。何邦何國大將軍。當時豪傑爭強勝。今日
淒涼露骨筋。不見妻兒來侍奉。那逢士卒把香焚。不止不葬
亦並不祭

深進一層翻以禮二字更刻 謾觀這等直堪嘆。可惜與王霸業人。

八戒正纔感嘆。只見那帳幔後有火光一幌。猷子道。想是有侍奉香火之人在後面哩。急轉步過帳觀看。却是穿樓的牕扇透光。那壁廂有一張彩漆的桌子。桌子上亂搭着幾件錦繡綿衣。猷子提起來看時。却是三件納錦背心兒。禮屬心背心即是違禮三件緊貼生事祭 言也。他也不要好歹。拿下樓來。出廳房徑到門外。邀師父。這里全沒人煙。是一所亡靈之宅。老猪走進裏面。直至高樓之上。黃綾帳內有一堆骸骨。串樓傍有三件納錦的背心。被我拿來了。也是我們一程見造化。此時天氣寒冷。正當用處。師父且脫了襖衫。把他且穿在底下。受用受用。免得喫冷。事字內原兼衣食故指講食缺衣薄

法華

三藏道不可不律云。公取竊取皆爲盜。倘若有人知覺。趕

上我們見了當官。斷然是一個竊盜之罪。且又照定僭竊更覺文心之細還不

送進去。與他搭在原處。我們在此避風坐一坐。等悟空來時走

路。出家人不要這等愛小。八戒道。四顧無人。雖鷄犬亦不知之

但只我們知道。誰入告我。惟其如此。是以偷的圈子弄也有何証見。就如拾得

的一般。那里論甚麼。公取竊取也。三藏道。你胡做呵。雖是人不

知之。天何蓋焉。元帝垂訓云。暗室虧心。神目如電。是以共不趁

早送去還他。莫愛非禮之物。父母不受非禮之物。爲子者却那

跌子莫想肯聽。對唐僧笑道。師父阿。我自爲人也。穿了幾件背

心。不曾見這等納錦的。你不穿。且待老猪穿一穿。試試新護護